

The Journey Back to Home

归去来兮

王琰 著

凤凰出版传媒集团
江苏文艺出版社
JIANGSU LITERATURE AND ART
PUBLISHING HOUSE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归去来兮 / 王琰著. — 南京: 江苏文艺出版社, 2009.4
ISBN 978-7-5399-3045-9

I. 归... II. 王... III. 长篇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08) 第 186052 号

书 名	归去来兮
著 者	王 琰
责任编辑	豆 娘
责任校对	树 民
责任监制	卞宁坚 江伟明
出版发行	凤凰出版传媒集团 江苏文艺出版社 http://www.jswenyi.com
集团网址	凤凰出版传媒网 http://www.ppm.cn
照 排	江苏凤凰制版有限公司
印 刷	扬中市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	江苏省新华发行集团有限公司
开 本	880 × 1240 毫米 1/32
字 数	260 千
印 张	10.875
版 次	2009 年 4 月第 1 版, 200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标准书号	ISBN 978-7-5399-3045-9
定 价	25.00 元

(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、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)

信仰和坚守,拯救与宽恕

(代序)

董焰雯

五年前,王琰准备创作《落日天涯》时,曾认真地说,要把这部小说当作名著来写。我当时听了,忍不住笑出声,同时,又有一种久违的暖流从心尖流过。名著,在这个人们早已把生存当作最高法则的年代,其号召力和影响力已远逊于畅销小说,至使浅薄平庸反倒成为深刻和高贵。《落日天涯》是否名著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作者对文学的信仰和坚守,对文学的理解仍带着神圣和崇高,这些——才是一个作者内心能拥有无穷的真正法宝。

《落日天涯》于2006年出版,一位报业资深编辑当即挥笔评书,称其为一部海外文坛罕见的女性情感力作。的确,情感细腻、内涵丰富是王琰小说中最擅长的一个特点。读她的书,常常在感动之余,不知不觉能体悟到一种思想的力量。除此,她还善用象征、隐喻、梦幻等文学手法。这些细节看似随意,实则独具匠心,从而把笔致直入人物的精神层面,深刻地挖掘性格和环境之间的冲突,以及婚姻、爱情和性三者之间剪不断、理还乱的错综复杂。

哈代早在他后期小说中就指出,性格与环境的冲突,同时也是意识和无意识之间的冲突。《落日天涯》里的女主人公李雪才,假如不是像一棵被迁移了的植物那样远居他乡,会如此郁郁寡欢,从而把生命的全部希望寄托在生一个儿子上吗?不会!她是因为出国后才承认

了自身的失败和离群。“这里不是她的故乡，他们的欢乐跟她有什么联系？”类似这样的叹息压抑无奈，从开篇到最后，几乎从未间断。和李雪才当初出国的被动不同，《归去来兮》里的彭程则是自身命运和理想的策划者。因为爱音乐、爱贝多芬，他选择了德国波恩。“初到波恩的日子，只觉音乐无处不在。有水有音乐的日子对他来说就是生命的全部。”波恩使他感到自己与贝多芬的精神更贴近了，这座小城潜意识里更赋予他一种悲壮的力量。是陆红的山现，破坏了一切和谐。她在带给他肉体狂欢的同时也成了他难以逃脱的十字架。自此，他辗转美国，从银行职员到金融理财师，性格和环境的冲突日益尖锐。他那颗高贵的灵魂，在肉体和精神的双重苦难中倍受煎熬。“周围的一切都隐灭了，只有音乐，在生命的隙逢间来回冲撞。”每次遭遇邪恶和欺骗，他都试着从音乐中得到力量，继而去反抗、去征服。

曾以为回国有了施展抱负的天地，不期却陷进另一层烦恼，那就是官场的尔虞我诈和虚假繁荣。为什么总有那么多烦恼？“他久久地凝视着混沌一片的天空，蛰居心头最原始的孤独感又回来了……”归去来兮，回家意味着远离孤独，远离强暴。回家两个字曾给他带去多么幸福温馨的感觉啊。然，想做一个贝多芬式的英雄，是注定要被粗鄙的物欲所镇压的。伤痕累累的彭程试图从婚姻和爱情中寻求慰藉，他会如愿以偿吗？

当陆红——一个有夫之妇，在波恩勾引他跨出不该跨的一步时，她嘴里的爱情不过一种炫耀。从慕尼黑天体浴场赤裸裸的挑逗，到激情四溢的偷欢，她必须时时刻刻生活在刺激中。这种靠性维持的关系注定是短命夭折的。之后，外表柔弱、内心却强硬的秦小春出现了，她的攻于心计最终使婚姻成为一场泡沫。彭程直到四十岁，才真正体验到爱情的纯洁和美好。又是音乐，他发现了她。“当他吐出‘是你’两个字，已被爱神的金箭箭头击中。他一定已经爱了她整整十年。”而如

此强烈的感情里，竟也有隐瞒和欺骗。我们的英雄彭程，还能在这尘世找到出路吗？答案有，那就是宗教。

《落日天涯》中的李雪才最后走进了教堂，因为“教堂礼拜给她混合着失落、惆怅和渴望的情感找到了疏通的渠道”。如果说李雪才沉迷宗教带有明显的消极和避世；彭程则最终从佛学角度对人生展开充满哲理的思考。水，作为这部小说中最重要的意象之一，曾反复山现。从满缀音符的莱茵河，到深远平静的哈德逊河，彭程每遇挫折，都会回到水边，从水的无言流动中，体悟它的博大包容，及真静自守，从而感悟人生真谛。孔子说，圣的境界是英雄和天才的境界，而仁的境界才是普通人所企及的境界。彭程为理想为正义为情感选择了一条孤独奋斗的人生之路，最终，他厌倦了这些纷争和磨难，渴望回归自然，过一种普通人真实朴素的生活。

从《落日天涯》到《归去来兮》，王琰的小说向读者展示了她丰富的想象力及深厚的文学素养。她对哲学、佛学、音乐等都有涉猎。《归去来兮》构思独特，悬念迭起；语言兼融诗歌性、文学性和音乐性于一体，读来美妙灵动，内涵无穷，由此也使全书笼罩在一种梦想和神秘的氛围中。在人物刻划方面，一改《落日天涯》中以女性的视角描写女性的手法，选择男主角的孤身逆旅为焦点，从而挖掘出错综复杂的社会矛盾，以及人性中的高尚和卑俗，真诚和虚伪。

（作者系海外文学评论家，作家）

第一章

很长一段时间，彭程几乎每个周末都会在亚东健美中心看到她，却一直不知道她的名字。

初次相遇那天，她刚游完泳，洗好澡，从更衣室出来，步履略显慵懒。彭程在她身后，大概五米远的距离。两人方向一致，一前一后，走在通向休闲大厅的甬道上。甬道狭窄，身边并无其他健身者。他无意超前。几分钟前还在和关小年通话，相互鼓气，要争分夺秒寻找顾客。

顾客，她会是他的下一个顾客吗？这个念头从脑际一闪而过，被她一头长及腰际的黑发扫荡干净了。她的头发真美，潮湿的，润湿了大半个背部。淡蓝色的无袖汗衫像是肌肤的一部份，性感极了。

生命中哪个女人曾拥有过这样一头长发？这样一副曼妙的身材？只见她轻轻将头一甩，黑发划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一股极幽极淡的清香随之飘散过来。这个女人也真够讲究的，来健美中心游泳，还自带洗发香波。

她——也许是韩国女人？对，只有来自韩国或日本的女人才会有如此闲情雅致。这样一想，顿感无趣，几乎断定她不会来自大陆。

“嗨，彭程。”电梯门自动打开，结伴出来三四个中年妇女，一见他，其中一位高兴地招呼。

走在前面的她迅速回眸，仅刹那间，彭程瞥见一张令人心旌摇荡

的脸：她还很年轻，白皙光滑的额角，只在流露惊讶时才有一些细纹；鼻子和下巴颏轮廓端丽；两片唇呈玫瑰色，娇小、丰美得像一枚樱桃。她眼睛不大，不是他所熟悉的双眼皮美女，是眼梢微微向鬓角挑去的丹凤眼；睫毛又密又黑，眼睛四周像有云雾缭绕，显得遥远、神秘而又深不可测。

她是谁？一听中国话即条件反射回头的，决不是韩国或日本人。那么，她和她们一样，来自中国？而且还是大陆？

彭程脸上洋溢一股生气。他一遍遍揣摩她回头的神情：按理，应该先去看那些妇女，可她的视线却被他牢牢吸引，并且流露迷怔、慌乱及羞涩之意。

他知道自己长相不俗，更兼多年深厚的音乐修养，使他走到哪都显得出类拔萃。记得上世纪八十年代末，当时还在上海读研究生的他，便以一曲马克斯的《此情可待》名震校园。他的歌声美极了，唱出了超越人世间那永恒的爱情。很多女孩被感动得热泪盈眶。

彭程不知怎么想起了《此情可待》，右手轻握成一个空心拳，似捏一支话筒。老歌魅力依旧，胸腔里开始回荡起一声声充满深情的“等候”：

“无论你在何地，无论你做什么事

我就在这里等候你”

马克斯的嗓子略带沙哑，韵味丰富。歌声中独特的沉郁和惆怅，使他神情黯然。当年，不知情为何物，学唱这首歌时，刻意模仿马克斯，携带的是一股强说愁的忧郁。而今，人到中年，事业正处转型再搏阶段，家中有妻子相伴，他还要等候谁呢？

妻子，眼前忽闪秦小春病态苍白、暴躁易怒的脸，他轻叹一口气，迅速压抑了所有幻想的乐趣。

“彭程，你别打她主意。她不是中国人。”妇女中一位叫叶兰的，下

巴颜朝她离去的方向一点，说。

“噢。”彭程尴尬一摆手，说：“我的生意并无国界，不是中国人又有何妨？你们难道担心我的英语，怕我们无法沟通？”说罢放出两声笑，笑过后，问：“你们——都认识？”

另一位摇头否认，说：“从没讲过话。不过，她那样不像从大陆来的。”

从大陆出来的应该哪样？这几位在家带孩子的太太，大都居住纽约曼哈顿附近，老公或开公司或在华尔街炒股，一个人挣钱全家享受。她们每星期必来两趟。大家混熟了，把孩子送进中心幼儿园，便散聚休闲厅，谈些家常。偶尔有个把想锻炼的，穿着牛仔裤即上跑步机；跑出一身汗，双手把耷拉额前的头发捋到脑后，算是一天健身的总结。

她们穿着随便，皮肤粗糙，头发乱糟糟的，看不出任何发型。按理，生活安闲富足，应有足够时间把自己收拾清爽。她们偏说没这个习惯，想学都学不来。

“你看那些朝鲜女人，成天往脸上涂脂抹粉，给谁看啊？”一次，偶尔听叶兰在同伴中大惊小怪地尖叫。彭程着实感慨一阵：习惯？什么叫习惯？人类除吃饭和做爱不用教，是生存的本能和习惯外，其他都是后天培养出来的。女人嘛，天生应是一道风景。试想，如果女人都不再化妆，不做头，不修指甲，这个世界就是一个无性别世界。

她们……彭程想到此，瞄她们一眼，审视的目光中带着痛惜：才四十岁左右，还没到喝忘川水的时候啊，却都善忘了——忘了四十仍可以是人生的另一个开始；忘了女人不管四十、八十，都应保持一颗爱美、追求美的心。

“彭程，别发呆了，我们还有问题请教呢。”叶兰拽他一把，径直朝老座位走去。

这是一群和他同龄的中年妇女，若不正为美国“恒太”人寿公司推销各类保险，若不是关小年竭力推荐这块宝地，彭程不可能有此闲情，开车两个小时，从纽约附近的T镇到曼哈顿来找她们套近乎。

“挣得多用得更多，高消费家庭如何理财？鸡蛋不能总放一个篮子里。”这是教她们如何投保时，使用频率最高的两句话。每说到鸡蛋一语，妇女们掩嘴轻笑两声，似乎很有同感。然而，一旦他真正摆起理财顾问的身份，欲趁热打铁，量身打造适合各自家庭的保险方案时，借口来了：这个说老公周末要出去打球，那个说孩子有游泳比赛，推来推去，又不让他彻底死心，总在临走前，问上一些有关投保的外行话。

彭程已经打算放弃这一群潜在客户了，她却突然闯入视野。

那个总喜欢披一头湿漉漉头发的女人；那个一再被认为是来自韩国的女人；那个生着一张尖下巴、一对丹凤眼的女人；那个身材窈窕、性感，步履略显慵懒的女人，就此神秘地走进心里。

“彭程——”

那天深夜，他正在梦里艰难行走，突然听到叫声：只见来时荒僻的林间升起一柱白雾，水汽氤氲，一池温泉正隐蔽一棵大树后，把绵软柔和的水流声一阵阵送过来。他难以置信地返回。温泉？这里也有温泉？水流声更响了，一股香气随飞溅的水雾而出。他看见她之前，先看到了蝴蝶，各种形状、各种颜色的蝴蝶翩跹舞动四周，美妙异常。

“彭程。”她伸出两条长长的胳膊，慢慢摇动身姿，如出水芙蓉从水里升起。蝴蝶随即变换阵形，在她胳膊两边连成扇形，上下翻飞，似要助她凌空起舞。

“彭程，快过来啊。”她发出一声狂野的笑，笑声中，饱满的胸和臀颤动，闪耀一层水晶般亮色。

他屏住呼吸，迅速脱掉衣裤。当他一身轻松、了无羁绊，准备扑进

温泉时，树丛深处蓦地闪出很多裸体男女。他们嬉笑着跑过去，一个个争先恐后地跃入泉中。

“陆红，陆红。”他着急大叫，从床上猛地坐起，眼里盛满困惑。

陆红？分明是她，为何却叫陆红？

彭程缓缓将脸转向窗口，春夏交替时的月光温柔、善解人意，把内心深处最隐蔽的欲望暴露出来了。他难道仍没忘记陆红？他之所以留意她，因为那身材——玲珑有致、丰满不失窈窕的身材，与陆红几乎是同一个模子里脱出来的？还有走路的姿态，漫不经心中带着撩人的春意。是这样？真是这样？他艰难地咽了口口水，想回避，无从回避，身体深处发出一阵悸动，与此同时，一股巨大的痛，似把整个内脏撕裂。

这么多年了，一想起陆红，音容笑貌仍然逼真。也不知她——跟那个美国男生过得怎么样？男孩比她小整整六岁，刚上大二，毫无经济能力，拿什么供养她和肚里的孩子？

耳边似回荡起陆红的痛哭和哀求：“彭程，我知道错了，给我一次悔过机会。只要你肯留下我，我发誓跟他一刀两断，我……我也不要肚里的孩子。彭程，只要你肯原谅我。”

原谅？应该给她机会？应该吗？彭程咬住牙齿，脸上的肌肉在抖动。这样不知过了多久，突然对自己恼怒了：她和他早成陌路，为何还要自寻烦恼？真没出息。

他将手猛烈一挥，想以此打断往事，不期碰到了躺在身边、小他十岁的妻子秦小春。

“做噩梦了？”一向易惊的秦小春醒了，很快从床上坐起来，轻声问。

月光把她的脸清晰地呈现眼前：尖下巴，吊眉梢，脸色苍白。当初回国相亲，一眼就看上了这份古典和柔弱。

“快睡吧，你明天还要上班呢。”见他不说话，秦小春咕哝一声，在床上平躺下来。她躺下时，身上质地考究的丝绸睡衣，从他赤裸的手臂上，水一样滑过。睡衣长及脚踝，颜色纯白，把她的每一寸肌肤包裹得严严实实，在月下，一团皎洁。这个总想把自己装在睡袋里的修女，和他的生命有联系吗？彭程瞥她一眼，见她眼睑轻合，呼吸均匀，仿佛已经熟睡。

她——到底是谁？他低下头，看着两片红润娇美的唇，在朦胧的月色中如花苞般绽放，心里蓦地激起一股冲动。

哦，那个神秘的女人，她的头发真美，好像还在往下滴水。她是谁？她在梦里叫他，而他还不知道她的名字。她的脸和秦小春有几分相似的古典。

他竭力在黑暗中想象她的面孔，仿佛又听到来自梦中温泉的呼喊，声音比陆红轻柔多了。他回头奔去的瞬间，已被爱神的金箭穿心而过。他的手燃烧着发亮的火焰，在黑夜里无限延伸。

她在哪里？她有一张秦小春的脸和一副陆红的身材。有一副陆红身材的女人，在床上一定不会像秦小春那么冷淡、挑剔。床？他和她仅一面之缘呀。

他朝窗外瞥一眼，月光也似知道了他隐秘的渴望，颤栗了，随他胸脯的起伏跳跃。他到底在想她还是陆红？真他妈没出息，今夜已想了太多与陆红有关的事。不要再陷进回忆，不要。

他猛低下头，吻住秦小春樱桃般饱满柔嫩的嘴。迷迷糊糊地，梦境重现：人群像精灵从树丛后冲出来，挡住她闪亮发光的肉体。

他的手在空中痉挛，力量如雷电般爆发，所向披靡。

呵，他紧紧闭上眼睛，将全部重量压向身下的肉体。多美，她的身体多美啊。头发湿漉漉的，把身体全弄潮了。可他多喜欢这股爽滑诱人的潮啊。

情欲在幻想中无限膨胀。与秦小春结婚整整五年，第一次感觉自己又像一个男人，全身火烧火燎的，充满新的生命。

“你——”秦小春的嘴唇被彻底堵住。心跳似已停止，她觉得窒息，喘不过气。医生早告诉过她，不能有如此剧烈的性爱。她将双手插进胸脯间，把他往外推。

他在身上的运动使她陌生、恐惧。不，她不要跟他一起燃烧。再这样下去，会被撕成碎片，碾作齑粉。他太过分了，毫不顾忌她的感受。她坚定而愤怒地抵制他。脸扭曲了，一股渴望被拯救的力抱紧她，与他对抗。

彭程的手猛地从她的乳房上移开。面对她嫌恶、充满怒火的眼神，一时不知身在何处。刚才体验的那股欲望的兴奋剂，已从血管里无情地抽走，抽得干干净净，一滴不剩。

“深更半夜，发什么神经嘛？看看你，把我头发全弄乱了。我昨天才上理发店做的发型。还有这被单，都卷到你那边去了。”

身上的负担卸除了，秦小春飞快穿好睡衣，手伸向脑后摸了摸，劈头盖脸一顿数落。

彭程脸无表情，眼睛黑幽幽地凝视她。他真糊涂，怎么错把她当作那个她呢？秦小春连睡觉都要戴头套，以免破坏发型；做爱从不肯脱衣服，只让他蜻蜓点水，点到即止。这些还在其次，更可恶的，是他费尽千辛万苦，从国内做“高级搬运工”搬到美国来的女人，竟对他隐瞒病史。

隐瞒病史！彭程的心裂开一道口子，身体不自然地从床上直起来。自无意中从秦小春的远房表亲那里得知这一消息，心就彻底冷了。

唉，今晚怎会如此失态？这些年，早已习惯用工作、用无数忙碌，回避那块爱情死角。眼看身体日益古老笨重，一天天走向麻木，幻梦

竟又莽撞地闯了进来。

他深吸口气，起身，穿上拖鞋，捡起扔在地上的睡衣，走进洗手间。

他赤裸的背部肌肉匀称，在秦小春眼里具有动物般的威胁性。盛怒过后，秦小春蓦地被一股迷惘悲凉的情绪攫住。

洗手间传来流水声，水声湍急。她默默听了会，心里翻江倒海，尽是一些力不从心的悔意。她想，她不应拒绝他。一次、两次，拒绝次数多了，夫妻间必背道而驰。

窒息？如果真爱他，只要他快乐，哪怕事后死在床上又有何遗憾？想到此，陡地打个寒战。那份为爱献身的牺牲精神，虽仅仅是自欺欺人、昙花一现的幻想，也足够令她感动。她眼里的光柔和了些，随即懊恼不堪：她总无法控制情绪，一不顺意即发脾气。出嫁前习惯了，因身体不好，谁都迁就她，不跟她计较。可彭程是她的丈夫，对她的病史一无所知。她应该学会控制才是道理。这样一想，她脸露愧意，从床上起身，也进了洗手间。

宽大的梳妆镜前，彭程正默默凝立，兀自生闷气。浴池的水笼头像失去控制般噗噗直转，湿雾弥漫。

秦小春没料他磨蹭半天，什么都没做。她“呀”地发出一声轻呼，率先过去关掉水，再回头，见他僵站的身体，在灯下散发一团白色，心不由一动，从身后抱住他，问：“生气啦？”她微微涨红脸，低声解释：“我并不是故意扫你兴致，我是太困了，体力不支。”说着，打个哈欠，瘦削的身体在睡衣里抖动一下。

彭程扫她一眼，心想：当初真是被陆红的放荡吓怕了，回国找对象，尽选与陆红外貌相反的女子。陆红双眼皮，陆红的乳房和臀部饱满呼之欲出。他偏反其道而行之，找了个病西施秦小春。

“你的确是体力不支。”彭程冷着脸，话中带刺道。他动作生硬地把她的双手从身上拿下。

“我……”秦小春欲言又止，抬头，正面对镜子，不由倒抽一口冷气，只见脸颊上淡粉色的胭脂、唇上的口红全被磨擦光；脸色蜡黄，双眉淡而稀疏。天，不加修饰的她毫无光泽，简直病态之极。

病态！对，这就是她——真实的秦小春，有着多年病史的秦小春。为何还要苦心用脂粉掩盖苍白，不让他看清真实？为何？为何？

她心慌意乱地瞥他一眼，两只手在空中一颤，飞快抓住头发。头发理好，拉开抽屉：里面是琳琅满目的化妆品，各种不同颜色、品牌的口红有二十几支。她打开化妆镜，手指颤抖，眼神专注、疯狂。那份迫切，好像吸毒的人毒瘾发作。直到镜中再出现一个明丽的美人，才轻舒一口气，浑身上下自信起来。

秦小春夜间化妆，彭程早见怪不惊。当在健美中心感慨，女性应爱美并追求美，这感慨却非从妻子身上所得。事实上，秦小春对化妆的痴迷，已被他定义为掩盖病容，早无美感可言。

是浪漫多情的陆红教会他如何欣赏美、欣赏女人的。从陆红，自然想起白天遇见的女人，眼里呆滞黯淡的光开始流动，这才拿眼睛瞧自己：镜中的他人到中年，身材健康、结实、匀称；下巴颏及腰间最容易挂肉的地方，线条流畅。其实，他浑身上下亮点很多：头发乌黑浓密，眼睛明亮有神，牙齿洁白整齐。

记得有次给一位女顾客做保险咨询，她听着听着，竟入迷地发出一声与保险风马牛不相及的赞叹：“你的牙齿真白呀。”说着，径自红了脸，低下头，一声不吭。

他的牙白吗？出国前从没觉得这也是可以吸引女性的一大优点。

彭程不知怎么想起这件小事，便张开嘴，看了看牙齿。她——会注意到他的牙齿吗？这个念头一闪而过，心很响地一跳。

身边的妻子仍在补妆，动作有条不紊。

他用力咬了咬唇，不再想把新的欲望压下去，而是打算巩固它，不

让它被轻易击垮。

从陆红的背叛到妻子的欺骗，他开始觉得自己做任何事都不叫错，都不会触怒上帝。这样一想，血脉畅通了，周身循环。

那个仅一面之缘的女人，成了神话中高高悬挂的金苹果，闪烁在现实和梦境的两条平行道上。

第二章

在为“恒太”人寿做业余推销员前，彭程是T镇一家银行的数据分析师，年薪不算高也不算低，工作轻松、简单，就那些事，时间长了，闭着眼都能应付。

每天中午，他西装革履地从银行出来，去一家西餐店吃饭，十五元钱一份牛排或海鱼套餐，外加土豆泥、沙拉。老位置，靠窗，有阳光。管他桌面的服务员，瘦高，碧蓝的眼睛带点怀才不遇的忧郁。中午十二点到十二点半是就餐高峰，身边坐着其他职员，边吃边热情洋溢地交流，全是来自公司或写字楼里的芝麻小事。十二点半一过，生意逐渐冷清。对逛店没兴趣，对提前回办公室更觉头痛的他，这时会要一杯黑咖啡。咖啡很苦。一个人静静地坐着，融身在阳光里，心不在焉地抿一口，看看窗外大街上的车和人。他的眼神极其散淡，脑子也属于饭后的半睡眠饱和状态。当喝掉最后一口咖啡，他极不情愿地从椅子上起身，心里才倏地掠过一丝不安：一天又将过去了。他深感惆怅地扯了扯胸前的领带，走出店门。

“欢迎你再来。”服务员机械地重复着相同的话。

他朝天空眯了眯眼，一阵饱嗝上来，吐出一口牛排和咖啡的混合气味。上班，吃饭，听人聊天，然后再上班，年复一年，物质富裕了，精神却萎缩了，头脑里不再冒出思想的火花。当年那些豪情壮志都到哪